



短信爱情小说

非典时期

之

短信风云

早早 著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早早 著

非典时期 之 短信风云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典时期之短信风云/早早著. —北京: 农村读物出版社, 2003. 6

ISBN 7-5048-4236-2

I. 非... II. 早...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2510 号

出 版 人	傅玉祥
责任编辑	李 娜
出 版	农村读物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)
发 行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5.25
字 数	109 千
版 次	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6 000 册
定 价	12.0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非典型春节 (金凤口述)	—— 4
非常态爱情之花 (金陵口述)	—— 39
短信穿越 SARS (秀水口述)	—— 78
短信的战时表白 (林可口述)	—— 102
我们的隔离生涯 (金凤口述)	—— 126
自序	—— 166

本书关键词:

非典 (传染性非典型肺炎), 亦称 SARS

SARS (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,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)

短信 (Message, 见本书中楷体部分)



非典型春节

(金风口述)

哥在广州报业打工数年，今年力邀我前往共度春节。据他说，那里花儿好，气候暖，美食多，靓衫挂满街。于是寒假一放，我就颠颠地奔去了这座南方都市。

首先介绍一下，我哥叫金陵，很显然，我老爹姓金，我哥出生在六朝佳丽地南京。至于我，叫金风。秋天在五行中属金，所以我是秋天出生的。那时我爹妈正各自奉献于事业，分居两地，总是说着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的话自我安慰着，灵机一动，便有了我的芳名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哥一回家就对我说，赶紧去看看楼下的花市吧，再不看，就撤摊了，到时可别怨我不尽地主的告知义务，对了，看看有没有便宜的花，买两盆回来，点缀点缀过年的气氛，我付钱！

哥住在员村四横路，挺偏。他又忙，压根儿没精力带我逛逛那最正宗和热闹的区级花市。我终于知道了，他邀





我来，不过是要给自己找个烧饭煮菜的丫头！

楼下的那也叫花市吗？

几天前，员村一带的黄埔大道两边就已经摆满了花，不十分正式，也不十分热闹，我没以为它就是花市。这会儿等我冲下楼去，正是四五点，嘿，立刻兴高采烈，因为完全置身于“良好的购物环境”之中了！长街上人头攒动，夹在花海里，还有些破盆子和泥土撒满人行道，这种混乱场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：一定有便宜货好买了！

我看得眼红心热，立即揪出了手机，要知道，我在这儿可是长途漫游，少不得以短信为生。先给老哥发了一条指令：“我在马路对面，有十元人高大盆年橘，繁荣昌盛，限时特卖，请即刻下来搬之！”

在等候老哥的时候，我守着小橘子最多的那盆年橘，给诸多朋友发了个群发短信，描述抢购的盛况：

广州花市最新报道：撤摊的最后时限，满世界廉价的花海，绽放的双色杜鹃，三两支一盆的艳色郁金香。“五子登科”奇奇怪怪，色黄澄澄。等身年橘，富贵吉祥，仅要十元。有垂涎者，可代办邮购！

本来我想得挺美，等一过完年，就把树上的小橘子扯下来吃了，还能有上三五斤呢！

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客客气气地回来短信说，“广州的花市真是好热闹，有色彩的冬天一定很明媚。但是请问，你是谁？”

又有一个朋友说：

每天对自己笑一下，你会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帅气；每天笑十下，你会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快乐；每天笑一百





下，你发现自己已住进了精神病院。

呵，到处都是这种快乐的陷阱！某次收到一条短信，各种怪怪的符号，正不知何故，翻到最后，才看到一句“小猪看着天书直发呆！”就这样又一次被骂做了小猪！

赶紧张望一下我的老哥吧，怎么还不来？正恼着，短信响了，哥说：“别犯傻了，拣盆最小的回来。别贪小便宜，家里放不下。快点回来准备年夜饭!!!”

这个懒虫，不肯出力，还说我贪小！

最后，我只能留恋地看着那盆红艳可人的年橘悻悻离去，花十五元另买了一盆杂色杜鹃，回家过年去了。傍晚下来倒垃圾的时候，往街口张望了一下，哈，整条街都静了下来，偶尔落下的两盆细瘦的黄菊，提醒着这儿曾经是色彩的天堂。

正伺候俺哥吃着—电饭煲的火锅乱炖，他的手机很标准地嘟嘟响了两声，哥抓起来一看，嘿嘿一笑，劈里啪啦地按了半天，这才放松了一下背脊，重新拾起了筷子。刚刚送回信息报告没半分钟，短信又响了，哥一眼看下去，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把闪烁的屏幕送到了我的面前，惟恐我看不到的样子，挺简单的两行字：

你妹的手艺？呵呵，对你表示最大的同情和理解！

“谁？这是哪个坏家伙，我又不认识他，凭什么来损我的厨艺？”我忿忿不平。

哥笑嘻嘻地把菜从混沌的汤中捞出来，“谁说你不认识？就是正在对你穷追猛打的苏实啊！”

苏实？我哥的大学同学，现在南京工作。这家伙，还想追我呢，就凭这一点，让他十辈子也翻不了身！不过，





他倒是真吃过我的苦头。刚读研那年，他来帮我搬宿舍，为了答谢他，我决定请他吃饭。结果他稀奇古怪的，硬要我亲自做一顿家常菜。于是我烧了番茄炒蛋，炒青菜。鸡蛋其咸无比，青菜煮得水汪汪一片。至于饭，电饭煲居然也做出了夹生饭。就这样，苏实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微笑，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吃完了这顿他自找的饭。

我的手机居然也很温和地嘟囔了一声，我立即抛弃了这点不愉快，欢欣鼓舞地打开了短信快捷键。谁说我没入疼没人爱的？

“新年好，金凤！新的一年里我决定暂时不放弃你；新的一年，我决定全面提高对自己的素质教育，要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！”

冷嘲热讽！

懒得理他，但也还要礼尚往来。

对于这个礼尚往来，我一直没有想通。想着是个悖论，如果大家都你来我往，永不停息，那么短信不就永无宁日了？我闲的时候，巴不得对方一直积极回应。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消耗，在感受着温馨的友情、即兴的幽默的同时，我一点不觉得浪费了时光，浪费了金钱。

倘若他们搁置了片刻，甚至冷落不答，我心里便会有种浓浓的失落感。虽然我知道，或许他们很忙，要等一会儿；或许铃声太轻，没有听见；或许发送了，却暂时没有送到，但我还是会忍不住骂一声“不够朋友”，然后把手机扔到角落里，好像嫌弃了它，就是不在意朋友的无心冷落。

在我还用着诺基亚 5110 的时候，我认为短信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洋泾帮英语水平，尽管我的朋友们都被我的英语





折磨得痛苦不堪，但最终，总算练出了一两位，对我的英语理解得淋漓尽致。

哥的一个肉丸子刚吃到一半，短信又嘟嘟地呼啸而来。这回，哥看了看，没吱声，放在了一边。

“怎么不回了？”

“谁说不回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从网上下载了好几个特棒的新年问候语。人民的智慧真是无穷啊！待会吃完了，消消停停地一一发出，一次性解决问题，岂不省事！你要不要，我先转发给你？”

“哼，不要！连问候语都批量生产了，是不是人对人的感情也程式化了？”

“形式问题嘛，何必认真。既然现代社会有这么方便的表情达意的工具，何必不用？你看，不是连明信片也整齐划一了吗，有奖明信片，多实在！”

我不理他了，坐下来给我的狐朋狗友发贺年短信。我是不要群发的，多没有个性！说着别人的话，能表达我的真心吗？对每个人说着一样的话，岂不是对每个人都虚情假意？不是有句话，叫因材施教嘛，还有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不也是一个道理？

哥不以为然，说我太偏激，人家想着你就是一番心意，何况祝福不外乎种种！想写吧，还没现成的写得好写得妙，快餐文化，速递一下就行了呗！

或许吧！

很快，好友短信贺我：

“在新年之际，希望你身体健康，永远快乐得就像炉子上的水壶一样，即使屁股烧得红红的，也依然快乐地吹着





口哨，幸福地冒着鼻涕泡泡！”

我傻笑了一把，觉得她很有想像力，很幽默。可是很快，我发现，我收到的问候语竟有重复的版本！从前说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时至今日，天下短信也是一大抄了！

哥突然大叫一声，“交通堵塞了！”吓我一跳。

原来，短信老也收不到信息报告，不知道究竟是报告没空发了，还是信息发送受阻暂缓。哥在那儿叽叽咕咕的，搞到最后，他也说不清究竟是谁的发出去了，谁没有收到他的统一问候。

在一团混乱中，哥终于敏锐地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“金风，还不洗碗！满屋子菜味。”

整整一个晚上，除了爸妈的问候，电话不再响起。手机一族都改为短信问候，十点以前差不多就都结束了。回首从前，一到十二点，电话铃就此起彼伏的盛况，真是天壤之别。冷冷清清的，过了十二点，我和哥都有点没精打采地睡了。

哥还贼心不死，不关手机，一心想等个 PPMM 的暧昧短信。哼，就他这点女人缘，被我笑死！

其实，我也没关机，但它一直寂寞到天亮。

大年初三中午，表妹发了条信息来，“我在长沙挺好，想带点什么？”

我想了想，在如此高峰的春运，还是给他们的行李减负吧，于是回复：“羊年好，祝万事羊羊得意！”

表妹的男朋友小唐是湖南人，带她回家过年。那时节，买票可辛苦了。广州增加了好几个售票点，还是人满为患，





毕竟，外来人口太多。表妹他们一边排着队，一边兴致不减地发短信向我描写排队的盛况，说是如何的蔚为壮观。说得逗趣，便偶尔还记得一点，说是什么：

我是人海中的一朵浪花，但永远也冲不到岸边。

人民的力量就是铜墙铁壁，坚决把插队者赶出去！

什么叫龙的传人，什么叫万里长城永不倒，看看买票的队伍就知道！

哥的房门大开着，他竟然不在睡懒觉！

哥回来的时候挺沮丧，吃完饭，呆呆地看电视。很久以后，才迟迟疑疑地对我说，“我今天收到一条很奇怪的短信。”

我没吱声，以为他在耍关子，就等着他继续。

哥拿出手机，打开短信给我看：

新年好！可我一点也不好。我病了，甚至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又为什么病。我像被人赤裸裸地放在罗布泊，浑身好热！又好像是在高原，呼吸好累！一个科室二十多人都倒下了！要隔离，暂时回不去，不要来看我，千万保重！

我看了不以为然，“没什么嘛，你的朋友生病了，叫你不要担心，叫你也保重。”

哥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，一副怒其不争的样子。

“你反应怎么这么慢？第一，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短信，是发错的短信，我不认识这个号码；第二，我打过这个电话，是本地号码，这说明，广州地区发生了一种疾病，而且是传染病；第三，我今天打了这个电话，有时关机，有时开机，即使是开机，也没有人接听，这说明，机主情况





危急，可能正需要救治。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的新闻敏感度果然是太差。要是我看到了，没准随意就删去了。

“哦，你今天就是把它当作报料来处理了？”

“前一阵子，中山市有数十例怪病，相当不寻常。医院是三甲医院，如此高的医疗水平竟有七八名医护人员被感染；当地的呼吸机都不够用，说明感染者病情严重；还有，罗红霉素、西力欣等药物价格昂贵，却发放给医护作预防，可见情况特殊。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阻力，医院拒绝承认，最后也只知道该病病程长，病原体仍未确定。要是这件事和中山市的怪病有关联，就真是糟糕！”

有时哥哥挺忧国忧民的，尽管他平时总是摆出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。

“给机主发个短信吧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自以为聪明地提醒。

“早发了，还等你说？发了三条，至今，一条也没有回。”

“那机主资料呢，在移动或者联通可以查到吧？”

“查了，不是登记身份证的那种，街上随便买的SIM卡，查不到。你以为我一天都在干什么，当然，最终也是白忙活。”

我翻看了哥保存的发给陌生人的三条短信，嘿，我哥还很少这么情真意切呢！

对于你，我是一个陌生人。很想知道你现在在哪里，你的病好点了没有，在这个本该神采飞扬的新年里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





打不通你的电话，不知道你究竟想把短信发给谁，但它到了我这里。很担心。如果看到我的短信，请与我联系好吗？哪怕只是说：你别多事，我不过发错了短信。

等了一天，没有回音。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一切都好。我叫金陵。

后来的几天，哥一直被这件事弄得神魂颠倒，坐立不安。没事就瞅着手机，手机没动静，他就和我唠叨，“你说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不会是我漏过了一桩大新闻吧？”他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缘分，或者是责任交给了它，他责无旁贷地要去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

听得我烦了，不就一条发错的短信吗？谁知道呢，一条误发的短信，揭示了广州非典时代的到来！

几天后，我照例在家看电视，哥突然打了个电话回来，叫我给家里熏醋，也没给我解释，便挂断了。晚上的时候，林可跑了过来，说哥值夜班，不回来，叫他给我捎点东西。

林可是哥的同事，哥跑科教文卫，他是国际部的编辑。听说他们那儿最闲，天天只需要用新华社的稿。

说实话，我有点烦林可。因为我觉得哥哥老是想撮合我和他。他看着林可顺眼，便以为我看他也一定顺眼，他越说林可好，我就越烦林可。接过他手中的一个小盒子，我丝毫没有让林可进屋的意思，但他还是硬把脑袋迅速地挤了进来，赶着紧地和我交待了两句。

“这是抗病毒口服液，一天三支。你哥说，家里还有点板蓝根，叫你也先吃起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，有流感吗？”我有点好奇。





“目前还不清楚，好像挺严重的，有人说是禽流感，有人说是军团病，反正没有定论。刚才我去买口服液，大盒的都卖完了，只剩小盒了。”林可的身子终于探进来了半边。

“它是怎么传播的？是接触呢，还是空气？要是空气传播，那可难躲了。”那样的话，我就只能天天守着这两室一厅踱步了。

“空气流通的地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病毒在空气中存活不了多长时间。”

“那到底是多长时间呢？几分钟，几个小时？会不会死人啊？只要不死人，得就得呗，怕什么！”

林可为难地说：“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你先把药吃了吧，权当凑个热闹。也许就是一场流感。前一阵子，我们这儿还闹过登革热，闹得很凶，大家看到蚊子就怕，后来不也没什么！”

看得出来，林可在医学方面的知识早已黔驴技穷，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说：“是不是广州人太好吃了，被动物传染了什么未知病毒？真是天谴！”

林可无言以对，我决定不再为难他，“好吧，我尽量多吃药，少出门。”我示意要关门，林可便很识趣地撤了出去。拿着药我直叹气，怎么偏偏赶上了这个春节来广州呢？

是中山市来的不知名的怪病吗？还是等哥回来，好好问问他吧。

次日中午，哥溜达回来，脸上一副神圣的样子。他向我透露说，他要好好准备一下专业知识，过几天深入医院，





采访这次传染病病情。

“传染病？”这个词极大地刺激了我，比流感什么的听起来可厉害多了。

“前天，我终于收到她的短信了！”哥的脸上掠过一丝喜色，“原来她是名护士，她的病情正在慢慢好转，她说，有专家把这种急性传染病叫做非典型肺炎。”

“非典型肺炎？和肺炎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你不懂了吧！我查过了，就是说不具备肺炎的典型特征，但引起肺部的病变。”

“是不是情况很严重？”

“据说岗顶那家医院里，医护倒了不少。呀，她不会就是岗顶医院的……”哥面露喜色，却被我打断了他的妙想。

“呀，不好，我前天还去那里逛过街呢！会不会……”

“你少神经了！你看人家多勇敢，救死扶伤，光荣倒下，还很乐观开朗，短信也写得非常有文学气质，咦，金风，护士年龄应该都不大吧？”

我扁了扁嘴，文学气质和乐观开朗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瞧我哥看着短信时那忽喜忽忧，莫名激动的表情，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头。哥是个特别唯心的人，会不会以为这正是命运的某种契机？他还说人家年龄不大，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？

“谁说的呀，护士长年龄就不小。对了，你问出她叫什么名字，在哪家医院了吗？正好可以借工作之机去采访她嘛，这叫以权谋私！”

“你少胡说！”哥格外珍重地收起他的手机，唯恐我乱动，发现了什么天机似的。





“对了，今天抗病毒口服液已经全面脱销。我回来路过几家药店，别说带抗病毒字样的，只要是沾着治感冒发热的药全都正在抢购中，板蓝根也卖空了。药价有哄抬二去的迹象。过两天我们会兵分几路，先了解外围情况，再伺机深入病院，火线采访！”

就在哥发表他的宣言之际，我早已摸出我的手机，一阵猛按，天哪，我把正在长沙度假的表妹给忘了！赶紧提醒他们一下。

广州正在流行一种不知名病，望你们早做准备，及时服用抗病毒口服液或感冒冲剂。

怎么回事，很严重吗？我们下午坐车返，明天上午到。正购物，好像没什么时间了。

还是尽量买吧，最好囤积居奇，没准批过来还能发一笔小财呢！

你喜欢湘绣吗？我买条手帕送给你，回来再聊！

看来表妹没把我的话当真，哼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！

次日晚，表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一脸的焦急。

“我们没买到药，怎么办？”

“难道连长沙也卖光了？我不叫你在长沙买吗？”

“那时候还以为你在和我们开玩笑呢！今天上午在火车上，一下子收到好些朋友的短信，都说抗病毒药脱销了。这才醒悟，原来事态真的挺严重。我都后悔死了！”

“一回来形势就不对！广州火车站是出了名的查票严，今天倒好，人人戴着口罩，票也不看，叫人手一张，举在





手上就出站了，多好混啊。我们买票买得那么辛苦，他居然不查！”

我很得意地摸出最后两支抗病毒口服液，“拿去吧，虽说杯水车薪，总算聊解燃眉之急，权且当个心里安慰！”表妹和小唐立即一人一瓶，分食起来。

脑筋一转，接着问，“醋买了没？”

“大家都提醒我们要买白醋。中午一回来，行李都没收拾，我们就冲到超市去了。白醋是没有了，连黑醋都抢疯了，每个购物的都揣着两瓶黑醋，还有的拿了七八瓶，我们看着都不明白，那要熏多少天，多少间房哪！”

“本来我们家里有醋，没有白醋就算了呗，她非要跟风，说既采之则买之，宁可错买，不可错过！”

说着大家傻笑了一顿，然后想着镇江和山西一定都很发财，盛产醋嘛！

我正给他们冲着秋香铁观音，说到醋，便觉得满屋子都是醋味，把那清幽的茶香都带酸了。

哥回来了，大家商议着出去吃饭，四人计议了半天。

我说：“去外面的小馆子吃吧，价钱又便宜，口味又地道。”

表妹直摇头：“算了，小馆子卫生质量不保证，还是不要顶风作案。”

哥说：“那就去对面的‘东江海鲜’吃海鲜，大餐馆，卫生条件没问题。”

我不赞成：“现在都没弄清楚这个病哪里来的，要是海鲜传染给人的呢？不行，太危险。”

小唐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我们去‘东江海鲜’吃非海鲜类

